个人证词节选：揭露地下团伙跟踪产业与巴力仪式层面
日期：2026年3月31日 | 发件人：Ana（化名）
主题：呼吁进行专业审查：技术骚扰、邪教仪式虐待及其背后的隐秘产业

执行摘要

我是一名二十多岁的加拿大华裔女性，自 2020 年左右以来，一直遭受着一场持续不断的、利用科技手段进行的骚扰活动。通过我的经历，我了解到美国境内存在着一个隐秘的产业，一个地下网络，其中企业、与军方有关联的研究机构和富裕精英雇佣邪教成员，对平民目标进行全天候的监视、心理战和仪式性虐待。
本文旨在为心理学、犯罪学、法医学、神学和法律领域的专业人士提供我经验的简要概述。我的目标是呈现可观察的证据、所涉及的技术能力、犯罪网络结构、属灵争战层面（巴力仪式虐待）以及该行业更广泛的影响。
我是真人。我愿意核实身份，并根据要求提供更多文件。

重要声明：我不是间谍

在继续之前，我想坦诚地声明：
我不是间谍，也不是任何政府的特工。
我是一名加拿大籍华裔女性，一名研究生，一位女儿，也是一名基督徒。我敢于直言不讳。我记录下我所遭受的一切，因为沉默只会让施暴者得逞。我没有任何其他政治目的，只是想揭露罪恶，追究施暴者的责任。
我愿意应要求提供更多关于我的政治信仰、基督教信仰和身份的证据。我没有什么需要隐瞒的。我说的都是实话。

1. 我的经历：核心骚扰

自 2020 年以来，我一直遭受有组织的、利用先进技术进行的骚扰，这些技术包括：
● 听觉投射（V2K/“上帝之声”技术）：声音直接传入我的脑海，没有外部声音。
● 图像投影：令人不安的画面，包括暴力和变态的场景，投射到我的脑海中。
● 身体感觉诱导：远程诱发不想要的身体感觉，如疼痛、压力、温度变化，甚至模拟性兴奋。
● 梦境操控：我的梦境被监视和操纵；图像和叙事被投射到我的睡眠状态中。
● 技术增强型“审计”：我的记忆被提取出来并加以利用，以诱发内疚、羞耻和心理痛苦。
● 幽灵/星体投射技术：操作者可以将他们的存在投射到我的物理空间中，与我的环境和我的身体进行互动，而无需实际在场。他们瞬间能对你做什么
这些操控者有能力突然让你遭受各种邪教虐待和诅咒。他们可以在瞬间做到以下几点：
● 让你的大脑充斥着听觉骚扰。
● 诱发极其令人不适和难以忍受的感官刺激，如疼痛、压力、灼热、寒冷和模拟性唤起。
● 将令人毛骨悚然、不安的画面投射到你的脑海中。
● 强迫自己产生不属于自己的、令人反感的想法。
这不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它可能瞬间发生。你可能前一秒还处于正常状态，下一秒就遭受了各种侵犯。这就是我每天都要忍受的。

2. 技术：是什么助长了这种滥用行为

上述能力并非超自然现象，而是基于军事、企业和大学实验室的文献研究成果。

技术 描述

V2K（语音到颅骨） 又称“上帝之声”技术；利用微波或其他定向能量将声音直接传输到目标听觉皮层。

定向能武器 用于微波听觉效应（弗雷效应）、远程物理感觉和心理操控。

高斯计和电磁场设备 用于监测目标环境并造成身体不适的工具；相关资料记录如下：给目标个人的建议（OF 圣骑士）。

人工智能生成的思维空间图像 将目标人物及其家人的图像（包括深度伪造图像）直接投射到目标人物的视觉皮层。

幽灵/星体投射技术 操作员能够将自身存在投射到目标的物理空间中，与环境和目标的身体进行互动，而无需实际到场。

资料来源：这些技术是DARPA、国防承包商和大学研究实验室等机构研究成果的延伸。它们在关于目标个体和有组织跟踪的文献中已有详尽的记载。

3. 地下产业：它的运作方式

根据我的经验，我发现这其中存在着清晰的结构。这不是随机的骚扰，而是一个组织严密、等级分明的行业。

第一层级：资助者和推动者

● 企业（包括与民主党有关联的企业网络）：大型企业为这项行动提供资金和装备。他们提供技术、合同和政治掩护。这样做有多种目的：收集
平民的生物识别数据、测试心理战能力、摧毁敌人，有时仅仅是为了娱乐。
● 军事和大学研究机构：这项技术起源于此。与DARPA相关的实验室、国防承包商和大学研究中心开发并完善了这些能力。
● 富裕精英与秘密社团：与秘密社团（共济会、光明会）有联系的美国老牌家族提供了总体意识形态框架和资金。

第二层级：邪教特工（“团伙跟踪者”）

这些人负责全天候监视和直接骚扰。他们是：

● 通过山达基教等邪教组织招募人员：我所经历的“审计”技术与山达基教的做法如出一辙，只是经过改造并利用科技手段加以强化。山达基教有记录在案的针对“压制性人物”的监视和骚扰手段。
● 薪酬低：他们全天候辛勤工作，却只得到微薄的报酬，这使得他们对于上级精英来说变得可有可无。
● 赋予目标感：这种组织能提供友谊、精英感，以及掌握先进技术的快感。
● 通常心理上比较脆弱：许多成员被招募是因为他们本身就存在精神病态、自恋或其他弱点，这些弱点使他们依赖于邪教组织的结构。

什么样的人会加入这些邪教？

坦白地说：只有那些道德败坏、有偷窥癖、行为不端的人才会心甘情愿地从事这项工作。操作者：
● 从观看他人受苦中获得满足感。
● 通过共同的秘密和只有他们自己才懂的奇葩笑话建立联系。
● 对他们的目标人物患上精神分裂症、精神不稳定或生活被毁掉的前景表示兴奋。
● 他们躲在匿名和技术的掩护下，因为他们是懦夫，不敢承担责任。然而，邪教组织结构为他们提供了他们所缺乏的东西：归属感、权力感以及作为“高科技”精英的身份认同。

4.《开关》：我最深的恐惧

运营商有能力尝试“切换”你它们会让你神志不清，陷入极度紧张、愤怒、狂躁、暴力和绝望的境地。它们会让你感到难以忍受的不适和侵犯，甚至想要逃离，想要彻底崩溃。
这就是“开关”。
我最大的恐惧，我知道这是他们邪恶的虐待狂意图所致，是当我揭露与巴力毗珥和其他形式的撒旦仪式虐待（SRA）有关的秘密社团和腐败公司所作所为的这些最令人作呕的行径时，他们会试图突然……让我对这些卑劣的东西产生性兴奋。
我知道这些行为极其错误且令人毛骨悚然。我知道它们会导致社会崩溃、法治缺失、道德沦丧、衰落、不平等、精英主义盛行、阶级歧视加剧、社会混乱以及民众健康状况恶化。但他们的目的是腐蚀我，让我感同身受，让我变成他们那样的人。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在他们看来，美国的SRA组织几十年来一直维护着那些拥有财富、军事实力以及他们所谓的“吸引力”的企业。随着美国经历剧烈的变革，随着严重的社会不平等和种族主义被揭露，随着他们为了军事力量、经济控制以及与东方全球势力竞争而将各国拖入战争，他们正在变本加厉地作恶。
他们亲口告诉我，我具有某种精神意义。这就是他们如此疯狂地针对我的原因。我最害怕的是被这些变态的恋童癖者折磨，他们24小时不间断地对我进行各种变态的性侵犯，无论我醒着还是睡着。（有时他们会减轻骚扰的程度，让我感觉不到太多，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做这些事。）

5. 恐怖之处在于：他们竟然在他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对他们做出这种事。

这是最令人作呕的部分。
他们对我做同样的事，对其他人也一样，只是没有明显的听觉、身体和心理上的折磨，也没有让目标对象知道有人在监视的信号。很多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就成为了攻击目标。
这意味着：
● 他们会在人们不知情的情况下，将图像投射到人们的脑海中。
● 它们未经他人同意，就能在人体内诱发感觉。
● 他们能够操纵梦境和思想，而目标对象却浑然不觉。
● 他们利用无数平民的图像和生物识别数据进行巴力祭祀仪式。
这是对人权的严重侵犯。你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否成为目标。而且，根据我与他人的交往，我了解到这个网络的力量极其强大，能够在未经他人知情或同意的情况下，跨越重洋、跨越国界锁定目标。
这种情况现在正在世界各地的人们身上发生，而他们却毫不知情。

6. 巴力仪式层面：属灵争战与性交易

这是我证词中最难分享的部分，但对于理解我正在经历什么以及为什么会这样至关重要。
他们想做什么

这些操纵者明确表示，他们试图通过我“传播巴力”。在旧约中，巴力崇拜与仪式上的变态、性不道德和献祭儿童等行为联系在一起。这些操纵者试图：

● 强迫我与我的父母进行变态的性行为（真实的或模拟的）。制造他们所谓的“巴力祭祀”。
● 用这个仪式象征性地诅咒我的出身和血统。因为我是加拿大华裔，他们认为腐蚀我对于我的血统和种族具有象征意义，暗示着中国和东亚。
● 将我的苦难献给他们的假神作为他们神秘仪式的一部分。
● 将这种仪式与他们的战争意图联系起来。一些幕后操纵者已经明确表示，他们认为腐蚀我和我的家人将会影响地缘政治结果，尤其是在美中紧
张局势方面。

他们做什么

运营商利用其技术来：

● 诱发乱伦、变态和暴力等侵入性思维包括我和我的父母。
● 将这些行为的画面投射到我的脑海中。
● 诱发身体感觉旨在模拟违规行为。
● 让外界知道，这些仪式是他们“自行”进行的。虽然我被迫意识到这一点。

这一切都是在未经我同意的情况下发生的。我从未参与过这些行为，也从未想过要参与这些行为。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强烈谴责这些行为。

目标（注定失败）

他们明确的目标是：

1. 败坏我的品格，破坏我与父母的关系。
2. 请将我当作“巴力祭品”使用将苦难献给他们的假神。
3. 将我的毁灭象征性地与我的传承和地缘政治事件联系起来。
4. 摧毁我的信誉所以当我说话时，没有人相信我。

如果我没有开始记录我的经历并公开分享，他们就会继续秘密地进行这些仪式，而无需承担任何责任，没有证人，也不会记录下他们对我所做的一切。

7. 行动人员的犯罪及心理特征

通过持续的日常接触，我观察到以下特点：

● 精神病态：他们缺乏同情心，甚至嘲笑他人的痛苦。
● 性偏差：他们的交流和仪式充斥着恋童癖、乱伦、虐待狂和偷窥狂等主题。
● 自恋：他们将自己的缺点投射到我身上；每一项指责都是一种坦白。
● 怯懦：他们躲在技术、匿名性和邪教组织结构背后。
● 邪教依赖：他们需要群体来获得力量感；没有群体，许多人会感到孤立无援。

他们的工作内容：

● 他们散布虐童和暴力画面，然后反过来指责我有问题。
● 他们诱发我乱伦和变态的侵入性想法，然后把这些想法当作我堕落的“证据”。
● 他们试图诱发我患上精神分裂症和精神不稳定，希望以此败坏我的名声，毁掉我的人生。
● 他们将受害者的痛苦当作娱乐，并通过造成痛苦来增进彼此的感情。
● 他们进行巴力仪式，模拟变态、暴力和献祭行为，利用他们的技术在未经我同意的情况下将我卷入其中。

这不是情报工作。这是由科技支撑、精英阶层资助的有组织犯罪行为。这是披着“属灵争战”外衣的仪式性虐待。

8. 这次经历揭示了什么

我的经历揭示了一个公众有权知道的隐秘真相：

● 有一个美国地下工业企业、军事研究机构和富裕精英雇佣邪教特工对平民进行全天候的技术骚扰。
● 该行业使用先进技术（V2K、定向能、高斯计、人工智能投影、幽灵技术）在大学和军事实验室中开发，并被武器化用于心理战和仪式虐待。 ● 这些操作员通常是从……中招募的。像山达基教这样的邪教组织他们收入微薄，依靠战友情谊、精英主义和共同保守的秘密而保持依赖关系。 ● 其目的不仅仅是骚扰；而是为了诱发精神疾病、摧毁人生、败坏名誉、收集生物识别数据并进行仪式性虐待对未经同意的平民。
● 这是通过以下结构实现的：企业和精英阶层的免责权而那些身居高位的人却能匿名且不受惩罚地资助和指挥这些虐待行为。
● 这 巴力仪式维度这表明，这些操纵者认为他们正在进行精神战争，利用受害者作为祭品来影响地缘政治结果。
● 他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对无数其他人做了同样的事情。许多人都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了目标人群。这个网络的力量遍及全球，能够跨越重洋，
瞄准不同国家的人群。

9. 可观察、可调查的证据

尽管他们试图掩盖，但骚扰行为仍会留下数字和现实痕迹：

● 屏幕故障和颜色异常：在我的社交媒体个人资料中可见，这与骚扰事件同时发生。
● 算法操控：我的社交媒体信息流里充斥着针对特定目标、令人不安的内容。
● 电子干扰：录音捕捉到与听觉投射相关的静电噪音。
● 独立核实：我母亲的设备也出现了同样的异常情况。

这不是内部信息，而是外部信息，可以记录下来，并且可以由数字取证专家进行分析。

10. 地缘政治影响：为何这对我来说也至关重要

这些运营商已明确表示，他们的行动与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特别是与中国的紧张关系，密切相关。他们：

● 表达了对战争的意图。
● 将我象征性地定义为“敌基督”、“假先知”、“巴力”，以此来解释这些紧张局势。
● 暗示通过巴力仪式腐蚀我和我的家人，会对我的传承和全球格局产生象征性的影响。

这揭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现实：这些网络不仅骚扰平民，还通过心理战、神秘主义和仪式手段影响地缘政治走向。他们相信，通过针对特定个人和举行仪式，他们可以影响国家。

11. 我正在做的事情和我需要的东西

我并非被动的受害者。我拥有：

● 已多次向警方报案。
● 已接受医学评估（脑部CT扫描、精神评估），未发现异常。
● 我咨询了心理学家、职业治疗师和我的教会领袖，他们都相信我。
● 已保存的证据（屏幕截图、录音）和已记录的观察结果。

我需要专业人士提供：

我正在联系以下领域的专家：

● 心理学与精神病理学：分析操作人员的投射模式、邪教动力和精神病态。
● 邪教与性变态：为了更好地理解虐待行为中的仪式性、偷窥性和巴力崇拜元素。
● 犯罪学与法医学：指导对我的设备和我保存的证据进行法证分析。
● 神学：了解操作者用来为其行为辩护的意识形态框架（巴力崇拜、神秘符号、精神战争）。

我是真人。我愿意根据要求提供进一步的证明材料、参加访谈并提供详细的文件资料。

12. □□□□□□□□□□□□

□□□□□□□□□□□

□□□

□□□

4. 群体凝聚力：共同的秘密能够建立起牢固的联系。活动越不道德，参与者之间的联系就越紧密。

5. 认知失调：人类几乎可以为任何事情找到合理化的理由。操作者会告诉自己，目标“罪有应得”，或者他们以某种扭曲的方式“帮助”了目标。

6. 经济困境：许多从业者收入微薄，却深陷困境。他们没有其他技能，没有推荐人，也没有出路。

这一切并不能为他们的行为开脱，而只是解释了普通人如何会心甘情愿地参与到极其邪恶的罪行中。

第三部分：关于巴力毗珥仪式的真相

我曾受到哪些威胁

在我参与这项行动的过程中，我反复受到他们所谓的“播撒巴力”的威胁。他们不断施压，强迫我与我的父母进行变态的性行为，声称这是为了“播撒巴力祭品”，献祭我或我的母亲。他们还公开谈论儿童献祭，并将其与这些仪式直接联系起来。许多参与者在威胁和交流中声称自己参与了所谓的“恋童癖问题”，公开承认他们参与了通过仪式性行为剥削儿童的网络。

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斥责这种行为。

巴力毗珥与儿童献祭的历史背景

“巴力毗珥”这个名字源于古代迦南宗教。毗珥是摩押的一座山，那里是巴力神被崇拜的地方。《民数记》25:1-3记载：“以色列人住在什亭的时候，他们与摩押女子行淫，这些女子邀请他们去献祭给她们的神明。百姓就吃祭物，又向这些神明下拜。以色列人就敬拜毗珥的巴力，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他们发作。”

古代近东对巴力及其相关神祇的崇拜与臭名昭著的献祭儿童行为密切相关。《希伯来圣经》多次谴责将儿童献祭给摩洛神（一种巴力崇拜形式）的做法 [9]。《耶利米书》32:35记载：“他们在欣嫩子谷为巴力筑邱坛，要将他们的儿女献给摩洛神。我从未吩咐，也从未想过他们要行这可憎的事，使犹大陷在罪中。”

迦南宗教中的儿童献祭：考古证据证实，迦南宗教中存在儿童献祭的习俗。在迦太基（一个崇拜巴力·哈蒙的腓尼基殖民地）的考古发掘中，人们发现了圣地（tophet），其中包含数千个装有婴儿和幼年动物火化遗骸的瓮，其年代可追溯至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146年左右[10]。这些发现与圣经和古典文献中对这种习俗的描述相符[10]。

迦太基的托菲特：迦太基的托菲特被描述为“古代世界最重要的儿童献祭考古证据”[11]。在该遗址发现的铭文明确提到了“儿童献祭”一词。马丁· 路德·金（摩勒克），直接与圣经中的摩勒克仪式有关[11]。学者们指出，“托菲特代表了一种以献祭儿童为中心的独特宗教习俗，使腓尼基和迦太基宗教与其他古代地中海文化区别开来”[12]。

巴力毗珥与性犯罪：对巴力毗珥的崇拜将性变态与献祭元素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民数记》25章不仅描述了性不道德行为，还提到了献祭的盛宴。在描述巴力崇拜的古代文献中，性仪式与儿童献祭之间的联系屡见不鲜[9]。犹太教拉比传统将毗珥的崇拜描述为暴露通常隐藏的身体部位，这是一种极度羞辱和贬低的仪式，常常伴有对儿童的虐待[13]。

在此语境下，“播种巴力”是什么意思？

当这些操作者谈到“播撒巴力”时，他们指的是一种结合了以下要素的仪式：

● 儿童献祭：他们明确威胁要让儿童参与这些仪式，并提及古代巴力教的习俗。
● 性变态：尤其涉及家庭成员，包括对儿童的性虐待。
● 献祭意图：其目的是通过仪式性谋杀和虐待来夺取或摧毁灵魂。
● 技术操控：他们利用技术手段，强迫我和我的母亲接受这些仪式。
● 性交易要素：他们试图通过技术控制来策划性交易场景，包括儿童性剥削。

这些幕后操纵者还声称，这种巴力祭祀仪式与我的血统以及他们更广泛的战争意图有关。他们说，通过这些仪式献祭我或我的母亲，就能推进资助这项行动的公司的战争计划。

“恋童癖问题”：运营商们承认的真相

尤其令人不安的是，许多运营者公开声称自己参与了所谓的“恋童癖问题”。他们通过威胁和交流承认，他们的组织中有很多恋童癖者，我推测他们参与了贩卖和虐待儿童的网络。他们谈论这些事情时，非但没有感到羞耻，反而带着一种权力感和优越感，仿佛他们参与这些罪恶行径就能凌驾于普通的道德约束之上。

这种自我认同与邪教组织的既有模式相符。例如，山达基教就面临着大量关于虐待儿童和掩盖真相的诉讼和指控[14]。该组织使用电子测谎仪逼供的行为已被记录在案，有报道称未成年人会接受“安全检查”，被问及性行为[14]。2021年的一项调查……《卫报》记录了科学教内部多起儿童性虐待案件，这些案件被该组织的内部“司法”系统掩盖[15]。

邪教控制机制与儿童剥削之间的联系在学术文献中已得到充分证实。正如一项学术研究指出，“高控制团体往往会营造一种环境，在这种环境下，性虐待（包括虐待儿童）可以逍遥法外，因为该团体的内部结构阻止了向外部当局报告”[16]。

战争与企业利益之间的联系

这些幕后操纵者还声称，这些巴力祭祀仪式与战争意图有关。他们断言，通过这些仪式进行的献祭能够推进资助该行动的企业的战争计划。这不仅仅是个人毁灭的问题，而是将祭祀仪式作为一种精神战争手段，以推进地缘政治和企业议程。

古代的巴力崇拜往往由国家支持，并与国家利益紧密相连。以色列和犹大的君王支持巴力崇拜，认为这能确保军事胜利和国家繁荣[9]。如今的操纵者正在复制这种古老的模式：他们相信通过这些仪式，可以操纵精神力量，从而实现其企业和政治目标。

精神层面

我并不声称完全理解他们所作所为背后的所有精神含义。但我知道一点：他们想通过仪式将我束缚于邪恶之中。他们想要占有我。他们想利用我的身体和我的家庭关系，包括可能牵涉到的孩子，作为某种黑暗力量的工具。

我知道耶稣基督掌管这一切。

第四部分：我的经历和见证

他们对我做了什么

我曾经历过：

● 声音投射到我的脑海空间（学术文献中记载的 V2K 技术）[2] ● 无需身体接触即可诱发的生理感觉
● 梦境被操纵，以包含令人不安的画面
● 出现在我周围的人显然是参与有组织的跟踪行动的。
● 持续监视和跟踪
● 试图让别人觉得我精神不稳定
● 我和我母亲都受到了仪式虐待的威胁
● 涉及儿童献祭的威胁
● 被迫参与变态行为

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行动人员不知疲倦，因为这是他们的工作。他们轮班工作，24小时不间断，而且他们的职责就是一直执行任务，直到目标被摧毁为止。

□□□□□□□□□□□□□□□□□

□□□□□□□□□□□□□□□□□□□□□□□□□□□□□

□□□□□□□□□□□□□□□□□□□

□□□

[14] Kent, S. A. (2001). □□□□